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 
第九十一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眾官員射箭賭鈔

且說這巡漕御史，正是白旗滿洲四甲的人，本姓趙叫索色，人稱索五老爺。他身後跟隨□數個家丁，拿包袱，攜坐褥，提定煙袋荷包，俱是穿著紗袍，腰束涼帶來。賢臣一見，連忙一癩一拐，走至面前。彼此各施一禮。忽聽通州州官道：「索大人不認識施大人麼？這位就是倉廠總督大人。」索御史聞聽，仔細將賢臣一看，只見頭戴緯帽，身穿蟒袍補褂，足穿官靴，左帶矮拐，右帶點腳，前有雞胸，後有斜肩，身體瘦小歪斜，□分難看。索御史心中暗笑：怪不得人稱他「施不全」！真名不虛傳。皇上怎麼愛惜他這等人品？看罷，假意帶笑說：「彼此見禮。」往裡行走，直至廟堂。一齊各按次序落座用茶不表。且說滿洲人最愛喜的弓箭。索御史見施公身帶殘疾，心中暗生一計，打算叫施公人前出丑，說：「射鵠。」施公帶笑道：「大人出的主意甚妙，卻是一宗解悶之事。但只一件，我施某有一句拙言，在眾位面前先要說明。我夙有賤恙，兩膀無力，未免弓箭不堪。眾位莫要見怪。」眾官同索御史聞言，疑施公懼敵，不容說完，眾人鼓掌大笑。索爺說：「施大人算你輸了，少不得擇日奉擾大人。」施公見索大人自以為得意，慌忙說道：「索大人休得見笑，既是設局射箭賭勝負，須要在大眾面前言明。眾位身體強壯，勝□倍於施某。可有一件，望求擔待，才敢允承。」索御史道：「施大人不必太謙，無非取笑而已，免得在此悶坐，輸贏何必掛齒。大人不必推辭。」說罷吩咐他的跟人，到館驛將弓箭取來。又派人將鵠子取來，就在廟內寬闊之處，量准步數，將鵠安置停妥。家人前來稟明。索御史說道：「箭廠收拾已妥，眾位可派人取弓箭，各帶錢數串。」眾人聽罷，各派人而去。施公見眾家丁下去之後，即將施安喚到跟前，吩咐如此如此，急去快來。施安答應出去，似箭如飛往衙而去。

不多時眾家丁陸續而至，此時僧道將經止住，前去用齋。州官說：「索大人，既然佛事已畢，大家該取笑解悶了。」索御史道：「很好，眾位請！」

這才大家一同往箭廠而去。各有親隨跟著，放下坐褥，按次而坐。索御史說道：「我有一言說出，大家莫要見怪。今日既然取笑，賭賽輸贏，不論官居何職，只要精熟箭法，射的妙就贏。即刻將錢拿來排好，言明賭錢若干，免得臨時咬嘴。」

眾官員說：「有理。我等謹遵大人台命。」言罷，各吩咐家丁拿過包袱，換了衣服。索御史道：「不知哪一位先來比較頭一支箭？請上來！」索御史言還未了，忽聽一人答道：「大人！卑職不才，情願先討一箭，與大人耍上一箭。眾位休要見怪。」賢臣一見，卻是通州知州名叫計拉嘎，係正白旗蒙古領下人，素日與索爺相識。索御史聽罷，連忙說：「既然尊州取笑，何必太謙。不知尊州要賭輸贏若干？」知州答道：「卑職與大人賭一串。」索御史聞言，帶笑開言說道：「計老爺！你也過於小氣了。一串錢哪裡值得說賭？還不夠抽頭呢！此乃頭一箭，是開張市。我與計老爺賭上二□串錢。你著輸了，就按此數目；我若是輸了，按著此數加倍。但不知計老爺尊意如何？」知州見索御史追問，心中打算，若要應允，又怕一堆錢輸了；欲說不允，此言出口，叫眾人看著輕薄。實出無奈，尊聲：「索大人，既然如此，卑職從命，請大人先賜一箭。」

索御史叫親隨取過弓箭，往前行了幾步，對鵠子，擊弓在手，兩足站定。但見他不慌不忙，拽滿弓弦。後手一鬆，一箭射去，忽聽啾的一聲響，這支箭正中鵠子上紅心。眾人喝采。

索御史贏了這一局，洋洋得意，說道：「計老爺與索某耍了一局，還有哪位出頭？索某情願領教。」話言未了，內有一人走至索爺面前，口尊：「大人！卑職斗膽請討一箭。不過取笑，並非特為開賭，望大人切莫見罪。」隨說著滿臉帶些小慙慙，眾人一看，原是通州司務廳札向阿。索爺道：「札老爺，你要射箭耍頑，不知要賭多少錢？大概也是二□串罷。」札向阿連忙說道：「卑職言過，原為消遣，賭錢五百。多了，實不敢奉命。」施公與眾官尚未答言。索御史說道：「札老爺，你這五百錢的話，也說得出口來！你也是此處官員，不比庶民下役，三五百錢看得很重。你我大家俱受萬歲爺爵祿，說出此話，豈不怕旁人恥笑？況且也就不能預定誰勝誰負，難道說札老爺有先見之明？」索御史這一片言詞，說得札老爺面紅過耳，帶愧說道：「索大人，卑職不過說的笑談，大人就信以為實。依大人要賭多少呢？」索爺道：「賭上□串何如？還先讓你射頭箭，若果中紅心，你將這二□串錢都拿去，你看如何？」札向阿暗想是個便宜，說是：「卑職怎敢大膽，有僭欵差？」索爺道：「札爺不必太謙，就請罷。」札向阿回身拿過自己弓箭，走至紅鵠對面，認扣搭弦，將弓拽滿，看準了往後手一鬆，只聽啾的一聲響，撲通一響，連忙觀瞧，原來射得太高，從鵠子上冒過約有一尺，射到席上。眾人看罷，俱皆暗笑：這樣箭法還下場，何苦丟這個丑呢？札向阿見箭落空，一則輸錢心疼，二則被眾人恥笑，兩氣夾攻，急得二目發赤，鼻凹、鬢角汗出直流。

遲了半晌，沒奈何，叫跟隨一人拿過□串錢，放在那裡地下。

瞧著那錢，口雖不言，暗中直是歎氣。

但言施公坐在旁首，只見索御史箭不虛發，心內暗自說道：「索色，你雖然箭法純熟，只是一件，未免目中無人，眼空四海。這些無能之輩，俱都教他將錢贏了，這雖小事，豈不以後更教他誇口？況且他的主意，與眾人比較是個題目，原是安心叫我在大眾的面前現丑，因此他才出這個主意。」施公想罷，暗說：若不如如此這般，他們如何肝膽佩服於我？站起身來，又勉強帶笑，口尊：「欵差，我施某與大人討一箭，對耍一局如何呢？」索色見賢臣說要射箭，正合其意，連忙帶笑開言說道：「很好。我陪著大人就是。」眾官要瞧施公出丑，一齊說道：「二位大人上場，我等情願監局打箭。」賢臣明知眾人湊趣，心中暗罵：「好一群趨炎附勢之徒，竟敢如此欺我，那豈不是妄想！爾等既如此，我若不叫爾等甘心認罪，爾等豈肯佩服？」

叫聲：「欵差大人！你我今日入局，乃是初次，必須要賭幾□串錢。我射中了贏三□串；我若輸了加倍。索大人你看如何？」

索爺聞說，連連道：「是，還是施大人爽快仗義。就請大人先發一箭，我等領教。」施公聽罷，並不推辭，吩咐施安拿這鐵背花雕弓。寬去官服，隨人接去。大人忙將弩箭下入槽中，弦搬在搬子之上，安置停妥。大人走至鵠子迎面，雙足站定，對準鵠子紅心，張弓搭箭，雕翎發出。只聽啾的一聲響，不料箭頭略偏，那枝弩箭射到鵠架柱上。眾官見他開弓的架式，不敢明言，暗中發笑。施公早已明白，遂即走到堆錢之所，上前伸手就要拿錢。索爺連忙說道：「大人，你輸了，怎麼反倒來拿錢？」說著用手攔住。正在忙亂之際，下邊用腳將錢踏住。施公忙把索爺的雙膝抱住，跪在地下。不知索御史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